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商界現形記 第十一回 寶素珠巧騙坤伶 海狗腎周旋光棍

卻說如今有種新發明的賽珍珠，做得非凡之像，那怕專門做珠寶生意的人，尚且認不出是真是假。可想這珠子的精妙了，只消花三五洋錢，便可得論千洋錢珠子，這種東西，卻是使不得的。想當初外洋運來的一種草上霜，卻是用羊毛麻線做成的。表面上一看，果然是十分好的草上霜，但是一經手拈捏，到底靠不住，終覺僵硬，然而當鋪質棧吃了大虧，當進了不少。所以發明這賽珍珠的，有鑒於此遍登各日報佈告。如今有這種東西出現，並說明試驗的法子，哪麼樣的試驗法子呢？做書的卻記不起了，這是有關人家大注兒銀錢之涉之事。做書的既然有點記不清了這個試驗方法，情願老實說記不清了。卻不能夠自作聰明，把想當然的方法，胡亂充個假在行，編來書裡愚弄諸君們。諸君們單是把來消遣消遣原沒要緊，倘使諸君們恰好碰著有人把珠子來抵借銀錢，剛剛記得目今有種魚目混珠，按著做書的杜撰方法試驗試驗，那時節不要以真作假，以假作真抵了銀錢去。久後明白了這是上了做書的當，找做書的說一句，那便不妙了，叫做書的哪裡賠償得起這筆損失呢？勉強拿話來對付開去，心裡委實對不起人家，肯拿雪白洋錢，買我這部瞎話連篇。雖有幾段極有趣味的故事，又把這般鬧故事的老官們的真的姓寫出來，豈不還要助興。就是說得花解語，比玉生香的田小峰、田月峰、白玉蘭、賽桂芳這幾個唱戲的，究竟不知道指著誰，揣摩起來，那個賽桂芳敢是林黛玉嗎？不對，不對。林黛玉還得寫來老些。賽桂芳只得三十歲還不到，林黛玉卻是四十歲還寬些，並且林黛玉是唱青衫子的。是這兒南鄉叫什麼張堰人，記得前幾年曾經到過張堰。有個醫園裡的朋友，領到一家煙館裡去抽鴉片煙，叫做葦素煙間。

這話奇了，鴉片煙又不是動物，哪說有葦的鴉片煙來，自然是盡素的。和尚、尼姑、念佛老婆婆都可以吃得，也可以齋觀音菩薩的供。我少不得要嗤之以鼻，說你們少點兒博學，的確確有葦的鴉片煙來。當時熬煎這煙鴉片的時際，用野雞的血、來路鮑魚的湯，在收鴉片膏子裡的。雖則有點兒腥臊的氣味，然而味道卻很濃醞的，大家都歡喜抽幾口葦煙。大凡抽到葦煙定是佳客，煙館主筆肅然引道，是那間特設的優待座個裡，有涼牀、有春台、有馬桶、有夜壺，還有兩件希奇物事。諸君們試猜一猜，限三十六點鐘為止，猜不到時，待做書的奉告……限期已到，諸君們怎地一點聲息都沒有，哈哈，弄錯了。諸君們自然在那裡東猜西測、議論紛紛。做書的卻划策了三十六點的空兒，坐著火車，松江去看了一看，奶奶一動也不動睡了一覺。諸君們都是君子人，明曉得做書的，乾的這套把戲，即使猜到了，怎好直跑到這個深宮內院來，給做書的說嗎？豈不要把這位奶奶的臉唬黃了，這位奶奶本底叫做黃臉婆，經不起再套上一層顏色，差不多要變金毛吼了。

閒話少說，且把那兩件希奇物事，索性說個顯亮罷！那一件就是沒血的野雞。（妙，妙）那一件就是煎過湯的來路鮑魚。（妙，妙）諸君休纏錯，這「來路」兩字，疑是東洋的來路貨品，其實是太陰國的來路呀！光是這兩件希奇物事還不算稀奇，倒是那沒血野雞，大家說一定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血都吊取了，收在膏子裡，把來殺了好取血呀！不然、不然，卻是活的。

你不知道嗎？五洲大藥房有件寶貴東西，叫做——自來血。那野雞仗著自來血的功效，仍舊活了，而且成個精了，變成個絕世佳人。替抽葦煙的闊老裝鴉片煙，裝的高、黃、光，三德俱備。就是那煎過湯的鮑魚，得了野雞的薰膏，居然也成了精了，這個鮑魚精就討厭了。形容又變得醜，五官又齊集，只有一雙三角眼，鼻子也忘記燙出來、最可怕的一張血盆大口，一部累堆鬍子。既不會裝煙，又不會說笑，只曉得向抽葦煙的大老官，硬索著要雪茄煙來抽。假如不給他時，他就要惡作劇，吐出唾沫來，騷臭非凡，三朝裡吃的奶，直要嘔出來。這不是奇聞？如其不信，可訪、可查，並非瞎說。當時醫園朋友領我去的那家葦素煙間，二十年前就是林黛玉的舊宮殿。如今叫做楊媛媛的住著。所以說賽桂芳就是林黛玉的影子。終竟合不上。至於田小峰、田月峰、白玉蘭到底想不起，請諸君休要想罷，還是看書罷。

說到祁茂承教導馬扁人哄錢的法子，就是想到新發明的賽珍珠，一個計較居然如願以償。花了二元洋錢的本錢，哄了三百五十元的鈔票。恭喜馬扁翁拿到三百五十元之後，不到三個鐘時間，只見他煥然一新。又見他拿那張襪衣的當票，划支洋火燒了。別人家不懂他的意思，做書的代他想出一句回話來：忽然記起去世父親在陰司裡，也窮的沒衣穿。把這當票燒去，叫他的父親贖來穿了吧。終是一點孝心感格上天，所以讓他做幾十天仁實公司的協理，享這幾天謝寓那邊的豔福。

俺這裡要對不住諸君了，老實說要話分兩頭了。幾位性格兒耐不得點的諸君們，直跳起來道：「巴巴望望，剛剛巴望得有點仁實公司的眉目，橫空的又要換題目做了，不准你話分兩頭，定規要話做一頭的。做書的婉言商酌，換過來的題目，包管諸君聽了高興，也是很有趣味的好嗎？為因這幾天祁馬二公，正在設法運動哩，還沒有開辦這個仁實可靠的大公司。端的沒話可說，無語可談。諸君一想，內中有一位先生說道：其實是做書的苦情，說得沒神采，還是不說的好，等到大調槍花時際，說起來果然好聽。那末俺這裡要點戲了。

那個田小峰和妹子月峰，這兩個見直的害我們發了癡了，沒奈何捧了老婆，只叫：「我的小峰阿姐呀！」回過來又叫著：「我的月峰妹子呀！」還作興叫兩聲：「玉蘭姊姊。」陪襯陪襯，點綴點綴。陡的一聲「辣」接著又是一聲「撻」。作怪作怪，這是什麼聲浪，這麼清脆，這麼好聽。那位先生悄悄的對做書的說道：「因為我們是知己朋友，才肯同你說，斷斷乎說不得給別人聽，那便羞死。」吃老子打了兩下老大耳聾子，罵道：「變死的，誰是你的小峰阿姐、誰是你的月峰妹子、誰是你的玉蘭姐姐嘍！好，好，好，你會叫什麼小峰哩、月峰哩、玉蘭哩，我就叫『張家的伯伯呀！李家的叔叔呀！阿也沒有了。你卻叫了三個妖精，我短了一個，豈不吃虧？』」那位先生說罷了，就讓占了一點便宜罷！那老婆一定不可以，奶奶們肯吃虧的嗎？搜索了一回道：「有了，有了。」就指著那位先生大喊道：「我的臭烏龜呀！」瞎說，瞎說，這是沒有的事，打個發噱罷了。猶之一台戲，少不了一門丑角，做到小說書，也須得放著這一門的排場。

如今正書來了，卻說官場老例，錢債細故，不當正要的事情兒辦。及至現今，錢債訟詞愈弄愈多、數目愈弄愈大、人心愈弄愈險、花樣愈弄愈奇。前兒商場行號，哄騙虧倒的事，很難得聽聞的事。記得十多年前，二十年只怕還不到哩，有個方人也，（姓也非，方姓也名）倒了上萬銀子的款，市面上大為震動。到後來，這個方人也在街坊上行走不得，假如吃別人瞧見了，別人一定要指指點點，詬罵萬端。當時我年紀還輕，站著門前消遣，恰正有個親戚，原是做錢鋪上的經理的，便也站住腳和我閒話。俄而只見一個嘴邊有小鬍子的，五十來歲的，一望而知是商界中人。慢慢地走來，見了我那親戚，低著頭疾趨而過，那親戚喃喃地道：「強盜，強盜！」我聽了大駭道：「這是強盜嗎？瞧去很斯文的，並沒一點兒強橫可怕的狀態，哪說是強盜呢？」我那親戚道：「殺人放火的強盜，倒還算觀自在菩薩哩，他做強盜還要厲害得多多呢？」這個商人原來就是方人也。可想當初不過倒了人家這點點的銀兩，已經駭人聽聞，受人家的如此糟踏。

不意到了近年，風氣為之一變，倒把這「倒帳」兩字，要算商場中等第一種正當的營業。某人倒過人家銀兩的，不但算商業中的蠹賊，商界上的蠹蟲，倒令人欣羨，是位大有能力偉人。某人倒的人家銀兩數目越多、面子越大、身價越尊、位置越高。倒他一百八十萬，不算體面事情，須得倒他五百六十萬、三百幾十萬、二百數十萬，才可市面上談談。

不過要倒帳，須要提防著有兩種銀錢倒不得，倒了這兩種銀錢就不安逸，謹防受累。哪兩種呢？至要至緊是外國人的錢，一個鵝眼兒（錢之至小而且私鑄者，名曰鵝眼錢，喻其範圍之小，體量之薄也。）也倒他不得。若是倒了他時，恐防吃外國官司，坐外國監牢，一輩子沒有出頭日子哩。第二種是官款。假如各衙署、公局、處所的公款存放出來生息的，斷乎動不得。現今新定章程，倒欠官銀五十萬以上者，馬上要拿下腦袋來。你想一個人就不過有個腦袋，裝著脖子上那便可以吃飯，過日子，裝體面。倒一票大大的銀兩，拿來買上幾多紅姑娘做小老婆，買上幾百畝開熱去處的田地，造上一座大花園，百十座樓台亭院，三十六宮，七十二院。丫頭養女結隊成群，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圖個下半世快樂。若然把腦袋拿了下來，不是那條小辮子要跳起來了嗎？有個人說不在

乎，橫豎辮子生在腦袋上的，即使蹺了，不過完結了一個腦袋，從脖子以下依然完好，只消做個假腦袋，畫上些假面目，依然自由快樂，豈不上算。做書的想了一回，終覺不妥，便道：「那是不好的，若是換了個假腦袋、假面目，那就慈悲的爺娘、親愛的妻妾、孝順的兒女、知己的朋友、熱戀的情人，豈不都當做陌生了嗎？明明依然是個某某人，何奈腦袋變了模樣，面目變了張致，那便沒趣了。」那個人聽了，喟然長歎一聲，叫了做書的一聲「老先生」。懇懇切切的說道：「老先生你還只得這些的年紀，不該說這幾句笨話。而且還不致沒見識到如此田地。須知現今的一般富貴大老，名聲兒轟轟地的闊人，並沒曾做了不規則的事情，又沒有要拿下他的腦袋，他自己已經拿下了。爺娘做給他的腦袋，生出來就是這麼的面目，老早改良了多回哩。那一個不是蒙了假面目，在那裡耀武揚威呼么喝六嗎？若要看他的真面目，簡直的比他們高貴的多多呢。」做書的便恍然大悟。

如今閒言少敘，且說倒欠了官款銀兩的立法，雖則如此利害，然而也不怕。所以那般倒界巨公，要是不放點手段出來便罷，若是放出手段來做一番事業，端的不肯過了官場銀子。至於外國人的錢，終覺不曾聽見哪一家，倒了外國人的若干銀兩，急得外國人上吊，尋死覓活。大抵並不是害怕坐外國監牢的意思，終算他是柔遠為懷的道理吧。（冷嘲熱諷，儘夠個中人受用哩）所以然者，三年之內城裡城外，問刑衙署裡頭的待質所，羈留所，獨多了那些總理、協理、經手、管事、東家、西家、正擋、副擋，這種闊人，他們雖不過以極短的時日待質哩，羈留哩，然而還不肯安分，常言道：錢可通神，有錢使得鬼推磨。你想這些人不是大功告成了，所以來到這個去處呢，可想而知，哪一個手裡不有一票大大的銀錢嗎？樂得摸掉幾個零錢，等在裡頭，摸牌、喝酒、抽鴉片煙，身邊放幾個雌兒，消消痰火，你愛什麼樣的雌兒，就選你有最合意的雌兒，長的肥的、矮的、瘦的、白的、黑的，一應俱齊。各貨全備，再不然老婆、小妾都可以請來受用，這不是故意形容，不信看底下的文字來了。

那一天，城裡城外卻記不真了，只見衙門前有兩個人扭的一團，鬧的一片。口口聲聲要打官司，要求大老爺公斷了才肯心死。這當兒就有衙門前的值日差，叫做陳敬陳頭兒的伙計，諱名——海狗唇老大的，便走過來大喝一聲道：「呔。」只喝得一半聲浪。定眼一看，這兩個人穿著花緞羊皮袍褂，常言道：「狗眼看高低。」」（這老大原是海狗唇兒，看起高低來更覺明亮些。一笑）又叫做：「只重衣衫不重人。」（上海地方愈加勢利，但是上海只看著衣衫判高低，往往吃虧，所謂身上鑲金錯彩，家裡蚌殼切菜，言其窮的精光，白鐵刀且買不起一柄也。未知海狗唇老大所站衙門，是否上海縣衙門，若是上海縣衙門，寄語老大勿以為穿得起花緞羊皮袍褂，便算接財神也。吾未聞上海差役中有陳敬，伙計中又未聞海狗唇的諱名，可知不是上海縣衙署了。）便放和了神氣，忙道：「二位做什麼？何不好好兒商酌，大老爺剛剛在廳上理案，假如聽到了好不穩便。」那一個一臉鴉片煙的道：「你是誰？我決計要打官司呢？」那一個胖子道：「不打官司，終不能集事。老實說洋錢的交涉呀，又不是三元、二元、十元、八元的數目。」那海狗唇老大一聽是錢債數目，又光景不少，連忙堆下笑臉來道：「請二位放手。在下便是今兒的值日頭兒，陳敬的伙計——海狗唇老大。二位要打官司時，不妨請到前面茶坊裡談談。」那兩個聽說他剛好是今兒的值日差，便不敢怠慢，跟了老大一直來到秋園茶樓上，泡了兩盞茶。老大便請教名姓。

那胖子道：「姓金，名子和。做絲茶捐客。卻是徽州人。」那一脸煙色的道：「姓朱，名潤江，是這裡人。美洲法政學堂畢業生。河南盡先補用知州。有一票款子被這子和拐了去三五年了，為此要打官司追取。」子和道：「那裡來嘍，不信你去問你老婆就是了。」那海狗唇老大原是積世的差役，一對眼睛何等厲害。地方上的紳商稍微有點名望的，哪一個不知道。就是坐官的補了那裡的缺，先要緊辦一張護身符，才可以坐官。怎樣叫做護身符？就是所屬地方上的紳士名姓，總是切莫得罪巨室之意。況乎差役老於地方上的情形，益發的如數家珍取之宮中。然但是這個朱潤江從來不曾聽得，要是客邊人，他明明說是這裡人……美洲法政學堂畢業生……河南盡先補用知州……心裡暗暗的念了兩遍，又偷眼瞧了幾瞧，越看越不合起來。沉吟一回道：「朱先生的一票款子有多少呢？依在下的主意，何苦定要落地。（落地者猶言審問也）彼此都是體面人，還是講結了罷，究竟多少款子呢？」潤江道：「這個不興。一定要打官司的。若說多少數目呢，內中還有首飾在裡頭哩。」老大便又想起金子和說問他老婆的一句話來。可知個裡原因，不僅是錢債哩，倒是一件好生意。忙又陪笑道：「得放手時且放手，人情留一線，後來好見面，天下沒有不了之事。朱先生的尊容一定有幾口的，我們且去開雙燈躺躺談罷。」

朱潤江被海狗唇老大提起了抽鴉片煙，不禁張開大口，打了個呵欠道：「噢，如今煙館是禁絕了，難道衙門前倒有煙館嗎？」海狗唇老大道：「煙館雖然沒有，抽煙的去處卻很多，而且比那煙館舒服的多。」潤江便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於是海狗唇老大，同了金子和、朱潤江，離了秋園茶館朝南走去，不過五七間門面，說這裡是了。子和抬眼一看，原來是個客棧，寫著「王家老棧」。裡面有五六個女郎，裝著很齊整，那一個正在那裡刺鞋面上花朵兒，二個拿著竹牌接龍耍子，還有幾個鬥嘴兒說笑。看見老大進來，便爭迎著嚷：「老大叔叔、老大伯伯……」老大道：「不要胡鬧，有公事呢。快端整一個清靜點的房間，精緻的煙具，最老的那支甘蔗槍拿出來。這是金先生，那是朱先生。」那一個刺花的名兒叫做三三兒的，忙把伙計一擺，含笑著抽著身起來答應著。又道：「樓上好嗎？」潤江便接過來道：「只要清靜，樓上樓下倒不計較。」三三兒道：「樓上終覺清靜點，跟我來呢。」於是一路上樓，點定了那個側廂。三三兒便把煙具也端了來道：「那支甘蔗槍五爺正抽著呢，這一支象牙的，也很老的。」老大道：「這一堂問下來，五爺免不來要跌進去了。」（跌進去者，猶言押起來也。）子和道：「哪個五爺呢？」老大道：「怕人，怕人。銀子幾百萬哩。不是兒戲的事情，又是府裡發下來的哩。」要知畢竟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